

武潘前传

——潘金莲与武松兄弟

刘明远
王旭彤
著

华夏出版社



1994年·北京



——潘金莲与武松兄弟

刘明远

王旭彤

著

(京)新登字 045 号

武 潘 前 传

——潘金莲与武松兄弟

王旭彤 刘明远 著

*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296千字 页插3

1994年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册

ISBN7-5080-0252-0/1·338

定价:8.80元



本书的作者 刘明远(左)和王旭彤(右)

作者简介

刘明远，1950年生于河南省巩义市海上桥村，毕业于开封师专。现为郑州第二师范学校讲师。本人除有多种教材辅导、论文发表，近年陆续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李逵前传》、《扈三娘下山》、《武潘前传》（合作），有近百万文字问世，其中《李逵前传》获郑州市1990—1991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现为中国作协河南分会会员。

王旭彤，生于1950年，河南省巩义市海上桥村人，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曾任中学教师，在工厂从事技术工作，后一直从政，在巩县经济委员会、巩县县委、密县县委任职，现为密县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长期以来，一直热爱、支持文艺事业，有剧本、文章问世。

序

闲读中国小说，尤以明清之作为趣。《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三言”、“二拍”等，其思想之博大精深，结构之经纬缜密，人物之毕肖活现，情境之引人入胜，莫不为之喝绝。

文意表达，功在语言，中西文学概莫能外。西方小说喜抓住一人、一物、一景、一对话、一心理，尽情叙描，使人心目了然。中国传统小说虽多白描，然言简意赅，深厚含蓄，耐人寻味。再者中国传统小说往往形式完整，诸多文法并用，正文之外，诗词歌赋、韵骈偈赞等无不齐备，以飨不同文化层次之人。读者一览无余者难，常看常新者多。各取所爱，或今日重人物情节，或明日重语言典故，再次赏诗词歌赞，甚至连对仗严谨巧妙的回目也悦目爽心，琅琅上口。名著美篇，从握管启蒙童子读到穷经皓首而不厌者，恐亦与此项不无关系。

中华文化辉煌灿烂，誉享世界。中国近体小说深得人心，经久不衰，炎黄国人，不可不识，不可不鉴。

今乡梓晚辈刘明远、王旭彤二人，继中华文化优良之遗风，承《水浒》简朴明快之格调，著成《武潘前传》一集，丰富英雄、俗夫、佳人事迹，添《水浒》之风彩，不悖历史，不乏新意，多具传统表现技巧，于当今文坛诸家中自成一体。二人未忘根本，业余创作，不避艰辛，勉力而为，即存疵瑕，然其志可嘉。忙中先睹，偶有所感，聊题是序。

王广亚

1993·9

62701/14

词曰：

万紫千红闹文苑，奇才如云卷。鸣鼓张旗
呐喊，不知谁争先？铜琵琶，铁钹板，壮河
山！一轮明月，一泓清潭，丝竹管弦。

目 录

- 第一回 乳雏儿武平留过客 (1)
医婢母张金伤恩主
- 第二回 恨诟父孝子惩刁道 (12)
怜馁友义童杀恶犬
- 第三回 寄姑家杠夫胜中途 (25)
赴赵州愣汉败当门
- 第四回 听实情莽儿明心迹 (40)
贪虚利黠夫昧意图
- 第五回 刁钻徒计倾武家店 (54)
猛烈童忿闹吴氏门
- 第六回 老学究白日陷冤狱 (71)
小学童夤夜擒刺客
- 第七回 买汤饼豪强殴武大 (85)
卖钱银谪盗赚少侠
- 第八回 李逸士济世授门徒 (98)
武二郎除恶投乳娘

-
- 第九回 闹擂台双人败沧州 (113)
听师训只身赴中岳
- 第十回 少林寺英雄感官施 (124)
宋帝陵豪杰叹皇殉
- 第十一回 永昌陵义胆惩悍吏 (139)
小石寨侠肠剪强贼
- 第十二回 青郊游三少女天真 (152)
南柯梦一姝丽痴情
- 第十三回 闻噩耗一家尽戚痛 (166)
避官选两门俱遭殃
- 第十四回 谷知州为色配异地 (182)
肖丽娘因风别故乡
- 第十五回 痴心矮汉一路坎坷 (198)
妄想庸医满院离奇
- 第十六回 太平庄武大郎得艺 (215)
卧虎寨崔县尉损兵
- 第十七回 锦毛虎落草卧虎寨 (230)
赛周郎初败镇四方
- 第十八回 梁大王智斩不共敌 (245)
武婁子险脱生死地
-

第十九回	达法师深阐释佛理 勇豪杰奋打关王播	(262)
第二十回	红颜斗无意平姑嫂 须眉争有心和伉丽	(279)
第二十一回	拒美人垂听师母训 斩番酋痛遵义兄言	(292)
第二十二回	铜炮铁马宋辽鏖兵 崇岭深谷智勇捐躯	(306)
第二十三回	强沙海为徒长老命 弱武大因弟得新生	(321)
第二十四回	贪女色张金中诡计 显神威武松报冤仇	(336)
第二十五回	太平庄贤孀发至论 榆林店智杰识深谋	(354)
第二十六回	清河县孝子闯大祸 横海郡义主待远宾	(367)
第二十七回	见不平仗义惹仆潜 遇怪异怀直讨主嫌	(381)
第二十八回	纵胞弟武大吃官司 收亲信吴源中巧计	(392)

第二十九回	罹变故潘金莲作奴 趁机遇张员外调情	(407)
第三十回	潘金莲苦厄张家庄 武大郎徒居阳谷县	(422)
后 记		(435)

第一回 乳雏儿武平留过客 医婶母张金伤恩主

诗曰：

孟尝崇义闻铁弹，三窟报主有冯谖。

未赋茅屋听破歌，却庇寒士得欢颜。

冬雪虽冷天伦乐，春风既暖旷朋烦。

仁义不慎损奸恶，从此武家少平安。

话说北宋神宗末年，宰相王安石仍鼎辅变法，力排众议，殚精竭虑。虽见治效，不免为后宫朝廊权势所难，又下属地方流弊甚多，步履维艰。不幸爱子王雱病故，心中悲伤，见主上志怀犹豫，自以年纪老大，连表奏请，求解机务。神宗应允，出判江宁府。于是尽散府中所藏，携僮仆家眷南归。

原相府有一个花圃工匠，喊作张钦，年近五旬，是个厚道勤朴之人。见一班人役解散，各投新主，不由嗟咨数声。无心留恋京城，遂带了妻子陈氏及周岁小儿，一副担儿挑了衣物零碎回原籍沧州。只因路途劳顿，不幸旧病复发，随医随行，病情却有增无已，身子一日弱似一日，囊中银子也花销将尽。

这日来到恩州清河县内，想起一个故识在城里，打算寻着暂借一二，以资旅途之用。进了东门，只觉腹中饥渴，身子沉重，腿脚酸困，暗叫不妙。抬头看见一座客店。但见：

面临长街，比连众邻。瓦房三座，不旧半新，垆头细草，当风婀娜，杆头旗幌，映日飞彩。金痕墨迹醒目，朱楹漆檐稍剥。客堂整洁，少有虚座。太白遗风，刘伶雅量。陈年醇浓，新酿甘清。壶中乾坤大，杯内日月长。老叟哑声讲王帝，后生侧耳听三皇。醉后学儒书大字，醒来壮士吟拳歌。终岁不断过往人，四季多是回头客。倩谁问，用心构撰：汉三杰闻香下马，周八士知味停车。

再看漆匾，大书四字道：“武家客店”。只见客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伙计迎送频频，满面春风。

陈氏扶着张钦挨进店里，挑了一个空闲位置坐下。伙计过来揩桌上茶，恭等点要饭菜。张钦端杯在手，未及开口，骤感头昏目眩，扑通一声，跌翻在地，不省人事。慌得陈氏忙着呼救。那怀中小儿受惊，哇哇哭作一片。店房一时大乱。一班食客耐不得吵杂，大为扫兴，纷纷离去。一个伙计忙过来问候，见病人口吐血痰，面色更变，急得回头高喊一声：“大掌柜过来看！”

喊声未落，打内房走出一个人来。只见此人四十余岁，生得身体长大，白面方口，五绺短须乌黑，显得堂堂一表。此人姓武名平，为人忠厚，身怀武艺，素常只不显露。祖上也曾是个武职官吏，后解退下来，开店张肆，恪守信义仁直，诚中取利，远近不二，童叟无欺，生意颇不冷落。到了武平这里，更是买卖兴旺。人呼白面鲁肃。此时身后还跟了一个瘦小男孩。

武平近前，见张钦神志昏迷，忙叫伙计张诚、赵胜将病人扶到一间客房中，端去热水洗面擦嘴，又熬了一碗姜汤喂下。须臾，只听张钦唉呀一声，还过气来。陈氏见了，心中欢喜，安置了丈夫，忙向武平致谢。武平谦而不受，道：“出门之人，十分不便，有个困劳疾灾，亦是常见，须用心医治将养才是。”那陈

氏点头，只是脸上愁云笼罩。武平命伙计张诚出去请了一个许儒医诊治。许郎中把了脉息，皱着眉开出三剂汤药，也未取诊金。出得门来，对武平道：“此人老病复发，已入膏肓，非同小可，留在店内，恐生麻烦是非。”武平笑笑，点头应诺。

不觉到了第三日，药已用尽。武平要去请医，那张钦只是不允。武平见他病情未减，满脸痛楚，便道：“养病如养虎，容病似引火，缓必伤身，怎能不治？”张钦道：“这病以往也发作过数次，熬撑一阵子便好。”话未说完，又是一阵抽搐咳嗽，喉中早又涌上痰来。却见张钦忍住不吐，咯咕一声，又咽回肚里。闭口咬牙，喘了气分外难受。

陈氏看见，叫道：“你怎么能将脏痰往肚里咽，出出也宽松一些！”忙过去揉胸捶背，捶了几下，张钦将口一张，哇地一声，吐出一口血痰。陈氏喊叫哭泣道：“你素日里只想把银子寄回，却忍得今日痛苦。”不顾张钦阻拦，对武平道：“大掌柜休嫌烦恼，着实是这几日身上无了钱钞，故此难以医治。只望大掌柜行个方便，留俺夫妇几日，待俺病轻，便去寻旧相识常发，讨些钱算还店费。”一旁小伙计赵胜冷笑一声道：“可惜你等来晚，常相公五日前又回东京打点谋取职事去了。”

陈氏听了，求告道：“既是恁地，待俺病好，回到原籍老家，丈夫平日不少与堂侄寄带银钱物事，一二百两还是还偿得起。”赵胜听了，又要说话，被武平断住，遣出门去。武平对陈氏道：“治病救人，刻不容缓，说什么偿还，不可误了眼前大事。”说完入内取出三十两纹银，放在张钦床前桌上。张钦便要下床相谢，吃武平拦住，道声：“既来之，则安之，静心养病为要。”转身到前堂去了。

自此，张钦夫妇住在武家店中治病养体，却是不见好转。

这天陈氏喂了汤药，见病人及小孩入睡，便来到院内浆洗衣服。忽听有小儿哭叫，其声既洪且哀，陈氏心中惊奇。不时，只见掌柜怀抱一个小儿，口中哄一声、叹一声，在院中踱转。陈氏不忍，住了手问道：“大掌柜怀内是谁家小儿，为何这般哭闹，莫不是他娘亲出外未归，等得这小儿饥饿不成？若是恁地，可先使我哺他一顿。”武平听了，想要回去，无奈这小儿又大哭起来。武平叹口气道：“这个张嘴雏儿搅闹得我无了主张，大嫂先喂他一顿也好。”便将小儿递过。

陈氏将小儿接过，吃了一惊，只见这婴儿月日无几，身子却是硕健，骨骼也自清奇，大眼方口。含了乳头，咕咕咂咂，一阵急吮。陈氏心中暗异，道：“这婴孩却饿得这般模样，连身子也瘦了，毕竟为甚受了丢打？”这一问，武平忍不住长吁一口气，连眼睛都有些湿润，道：“不瞒大嫂说话，这雏儿是在下次子，却是天生命强命苦，生下半月，他娘便一病亡去。无奈何只得寻人乳哺，怎奈这雏儿食量大，连换了三个乳娘都养活不得，今日又将他送回，确是难以处置。”

陈氏听罢，道：“原来是小官人，却是可怜，难为了大掌柜，真是上天眼昧，叫好人作难。即是这般，恰好我家小儿已满周岁，便断了奶，将这小官人乳哺几天看。”武平想要推辞，见陈氏一片诚恳，不好强拒，便道：“如此，便多谢了。你家小儿我自有精细食物喂养。”于是每日以上好茶饭养了张钦一家三口。那陈氏精心哺养，那武家小儿不多日便显出白胖来。

谁知张钦的病果应了许儒医所言，尽管武平与他治疗，却日见沉重。过了两月，一命呜呼。陈氏抚尸大恸。武平二话未讲，买棺装殓，征得陈氏愿意，去东郊外埋葬，以备他日起运。

陈氏深怀感激，也不离去，尽心将小儿哺养了半年有余。

那小儿已是能够大口吃饭，大口喝水，挪得脚步了。陈氏便要告辞离去。武平不好挽留，赠了五十两银子，雇了个长途脚驴，打发出门。那陈氏抱了武家小儿，恋恋不舍，亲了三亲，抹泪去了。

从此武平父子相依为命，领了两个伙计顾着店中生意。

说也奇怪，武平大儿生于千木竟发的阳春三月，取名叫植。只是不争人气，自小身子羸弱多病，长到年将弱冠，尚是身不过四尺，且略有些佝偻，更兼相貌丑陋。远近人见了，无不讥笑叹息，顺口送个外号作三寸丁谷树皮。碍着情面，都呼作武大郎，武植原名也渐渐忘了。这武大郎虽是身小力薄，倒也忠厚勤快，每日里店中窜活帮工，菜肴烹制虽是不精，却做得一手好烧饼、好粉汤，为过往及街市上食客称道。

这小儿生于岁寒冬月，又母亲早丧，历了辛苦，取名叫松。长得身强体壮，健如骠彪，店中及街邻都唤作武二郎。这武松六岁入了塾馆就读，却是膂力过人，脚步快捷，喜爱踢腿拽拳。武平闲常时便将自身拳脚指点传授，只是重在督责认真读书。

近日武平感了风寒，发烧发冷，请郎中开了几付药服过，身力逐渐恢复。这日午后，武平趁一时闲暇无事，便拉过木椅，倚了店房西窗，安置了四碟小菜，一壶好酒，浅斟小饮。

此时正是三月仲春，但见街旁路上新柳剪翠，万条拂荡，花絮如雪，漫天飞扬，街上行人，头上轻沾，身上时染，或扑或拂，颇是可爱。更有那紫燕初垒，穿檐入户，呢喃声声，衔虫哺雏，柔情蜜意。武平看着，不由想起亡妻高氏平日贤惠，相夫理家，操劳店务，何等恩情。如今舍阳赴阴，撇得一家清冷。有人劝说续娶，武平清独惯了，又怕继妻入门，难为了两个儿子。故此多年撑了内外过活。如今看见二子渐强，亦曾生出新纳的念

头。

正在思想感叹，忽听门外有人高声问道：“武掌柜可在？”武平听喊声洪壮，忙应一声：“来也！”起身走到前面。只见进来二人，为首一人年纪二十多岁，长得膀宽背厚，面如黄土，粗眉朗睛，一身青衣，半敞了胸怀，露出紧体衫褂，既像武人，又似行商。当事伙计张诚、赵胜忙上前热情相迎。那人只要武平见面。

武平细看了两遍，却是辨认不出，便急步过去，拱手一揖道：“客官何来，却唤武某，在下便是武平。”那人转脸将武平看了两看，略还一还道：“难得相见，果然些气势。俺自姓张，家居河北沧州。数年前于你店中住过的张钦便是我叔父。张陈氏你可记得？那便是我婶母。”武平闻言，心中欢喜道：“自然记得，你叔父如今还埋葬东郊未曾搬回。俺怕他坟头年深损没，每年闲常还去添些新土，以备迁埋有记。原来是张小官人到了，恕我有失远迎！”那人笑一笑，道：“难得足下一片好心，叔父阴灵在天，也须感激。我便叫张金。”

武平满面堆笑，邀道：“如此，更是一家人，快请内屋说话。”张金摇手示拒，道：“不必客气太甚，这外边也好说话。”便是个机子上坐下。两个伙计忙上茶布点，武平也拉过凳子坐下，道：“难得你婶母一片好心，施了仁慈贤厚，哺乳小儿半载，方不至饿损。”说着将武大叫过，道：“植儿，拜过你张大哥。”武大过来拜了张金，抄手站在一旁。

张金上下横竖将武大看了一遍，笑道：“好一个令郎小官人，想我婶母哺乳的也是这般模样不成？”武平笑道：“岂能这般，令婶母所哺乳小儿武松，自是强壮。”张金对着武大又是一笑，道：“原须这般，若养得这般猥琐模样，连俺也羞杀了。”那